

如何以「公公（太监），求您疼我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《明月照百里》，已完结，结局扩写，番外见专栏。

1、

「公公，求您疼我。」

我，大邺嫡长公主，像条讨好主人的狗，跪在一个太监面前，冲着他摇尾乞怜。

「公主说笑了，您金枝玉叶的，哪里轮得到杂家来疼。」

面前的人斜斜倚在榻上，体态修长，大红官服勾勒出劲瘦的腰身，上绣四爪金龙腾飞其间，凌厉诡谲，一如他这个人一样。

四爪金龙，非皇室不能用，一个太监，掌半朝权势，所到之处，无人不恭称一声「九千岁。」

「纵使公主这副冰清玉洁的身子，杂家肖想的紧，偏偏也是有心无力啊。」

他着朱笔批红，竟是头也不抬一下，削薄的嘴皮子上下一张，便能吐出令世间女子最羞愤欲死的话，榻下积了一层厚厚的黑灰，全是被他烧掉的票拟。

这便是拒绝了。

「不，公公此言差矣，」我走过去，长裙拖曳在地，像一朵散开的春花，直接拂开桌上一应事物，跨坐在他腰上。

他狭长的眼里掀起了一丝兴味，一抬手，殿里的人立刻悄无声息地退下。

「公公想要，明月自当双手奉上。」我一手勾住他脖子，一手牵引他冰凉的右手，直接探入裙底。

裙下，竟是空空荡荡，只余温热滑腻的肌肤，勾引出世人最原始的欲望。

饶是众人口中杀人如麻，残酷无情的殷百里，面上也忍不住诧异了一瞬。

他没有抽出自己的手，由着我引他滑过平原，跨过丘陵，到达曲径通幽处。

我咬着嘴唇，一闭眼，直接送入其中。

痛的我霎时面目扭曲，眼泪汹涌而出，无力地趴在他怀里，再不敢动一下。

「公公，如此这般，可还满意。」我忍着痛，断断续续地喘息道。

他捏住我的下巴，逼我抬起脸来，细细瞧着我痛苦的表情。

「公主，可真令本座惊讶。」说罢，他的手指竟然动了一下，疼得我嚤咿一声，眼泪再度涌出。

他转而压着我的后脑勺，迫使我贴近于他，如玉的脸俯下，薄唇竟细细吻去了我眼角的泪。

「原来，皇家人的泪，也是苦的。」

裙下，我们十指相扣，裙外，我们交颈相贴。

此刻我们是距离最近的人，也是心离的最远的人。

良久，他抽回手，指尖一抹嫣然血色，令他幽暗眸中泛起涟漪。

「公主，是个做大事的。」

「谢，谢督主夸奖。」一身冷汗津津，我手脚发软，想从他身上下去。

他忽而一翻身，将我压在榻上，冰冷的玉扳指在我颈侧上下流连，带着森冷的杀意。

「公主，您既然将自己卖给了我，就该知晓，一奴不事二主。」

我仰起身子，亲了亲他的嘴角，瞥到他眼中升腾起化不开的欲念，我笑的愈加畅快。

什么嫡长公主的骄傲，什么皇室的尊严，如今通通全被我扔在脚下，供人践踏。

「督主，明月晓得，自当遵守本分，一心侍奉于您。」

从十六岁开始，我嫁了三次人，守了三次寡，次次不得善终。

十九岁这年，我爬上司礼监大太监殷百里的床，与他狼狈为奸，将整个朝堂搅得天翻地覆。

二十岁这年，我如愿以偿登上皇位，底下山呼海啸，高呼「万岁」，惟有一人立在上首，不跪不拜，同我齐享这权势盛宴。

2、

正月，祭祖告太庙，正式将皇夫苏暮白的名字记在皇家玉牒，待大朝会后，便举行迎娶皇夫大礼。

礼部的人叫苦不迭，偏我下了死命令，一再催促。

必须要快，还要再快，要不然那个男人该回来了。

这一年多来，殷百里越发势大，只手遮天，东西两厂的人，牢牢监控着各方势力，锦衣卫横刀在枕，随时待命。

稍有不顺他意者，满门抄斩，男者为奴，女者为娼，朝堂上人人自危，噤若寒蝉。

当教导我和哥哥的太傅，一头撞死在金銮大殿上时，触目心惊的场面在提醒我，该动手了。

彼时，殷百里连眼皮也未抬，懒洋洋地一挥手，便让人将太傅的尸体拖下去喂狗。

事后，他来我寝宫，一件件扒了我的衣服逼问我，有没有后悔求他。

我口中始终否认，没有。

可我心里清楚，这辈子走的最对也是最错的棋，便是去求了殷百里。

大殿之上，一片欢腾，今日是女帝迎娶皇夫的大喜之日，大臣们奔走相告，就差喜极而泣。

谁都明白，我娶了文官之首苏丞相家的嫡公子，这便意味着我与殷百里之间，开始分道扬镳。

半年前，我封了殷百里为异性亲王，把江南最富庶之地分封于他，连哄带骗地将他送离了京城。

又大兴土木，在江南为他盖了座富丽堂皇的行宫。

甚至将江南的兵辖权全交于他。

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让他觉得我百依百顺，不成气候，为他马首是瞻，这样他在江南，即便听到了我迎娶皇夫的消息，也只会觉得我是旧情难忘，存心报复。

毕竟，当年我第一任夫君该是苏暮白的，只是他当朝拒婚了，我才不得不下嫁于短命的陈将军。

我与苏丞相达成攻守同盟，对抗殷百里，但这同盟总归是需要东西来维系担保的。

那便是，皇位继承人必须是我和苏暮白的孩子。

足够大的利益，才能诱使人身犯险地，虎口夺食。

半年，足够我们做一些动作了。

苏暮白一身大红锦袍，比那新科探花都要夺目三分，与我同坐高台上，接受众臣祝酒，溢美之词充斥整个大殿。

明明火盆烧的极旺，室内温暖如春，我却觉得心底一阵阵发冷，像是有什么不好的大事要发生。

不会的，细作来报，殷百里正在江南道巡视封地，待到三月底才会回来。

苏暮白牵过我的手，放在怀里捂着，「陛下脸色不好，是喝醉了吗？」

他的眉目温柔似水，眼含关切，哪里像当年那个大殿上严词拒婚，玉面霜寒之人。

「孤很好，苏卿不必担忧。」我正要抽回手，他却扣地死紧，身子贴过来，与我耳鬓厮磨。

「陛下，我们如今既已成夫妻，为何还如此生分，是暮白哪里不够好吗？」

我瞧了他一眼，正想说点什么场面话。

偏此时此刻，一股大力将殿门撞开，冷风裹着风雪争先恐后地涌进来，锦衣卫鱼贯而入，分列两侧，当中现出一人来，长身玉立，锦帽貂裘，被众太监们前呼后拥着进来。

所有人立即放杯掷筷，起身跪伏在地，口中高呼三声「九千岁」。

立刻有宫人在上首添了桌椅，席上美味佳肴，时令蔬果，一应俱全。

比伺候我这个皇帝都周到。

原本一派热闹的大殿，此刻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，再无人言语。

我手心里的汗沁出一层又一层来，面上却是强制镇定，硬着头皮去欢迎殷百里的归来。

苏暮白像是瞧出了我在想什么，将我的手指一根根剥开，放在手里轻轻揉着，「陛下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」

一道犀利的视线骤然锁定在我和苏暮白交握的手上，眼风如刀，似乎要将肌肤生生割裂开来。

「陛下大婚，本座怎能缺席，来人，去把本座带来的礼物呈上来。」

声音阴冷如鬼魅，刺的人头皮发麻，心底发颤，待那礼物呈上来后，有臣子当场吐了出来，立马便被锦衣卫拖了出去。

那礼物，是个人彘，正是我亲手安插的细作。

3、

这场宴会注定不欢而散。

今夜本该是女帝与皇夫的洞房花烛夜，而此刻，我却被殷百里抵在床第间。

他怕是被权势冲昏了头，竟下令将苏暮白扔进了诏狱，人不会死，但一顿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。

「陛下怎么不说话，这才半年未见，我们君臣二人便生了嫌隙吗？」

他将我扒的赤条条的，双腕绑在床头，冰凉的手一下没一下地抚过我周身。

「陛下真乃冰肌玉体，臣恰巧缺了一柄画扇，不若陛下便把自己这身皮骨赏于臣做扇可好？」

他见我依旧沉默，装模作样地叹息一番，「如今陛下也不待见臣了，但臣却不能不待见陛下，特命人连夜赶制了一份薄礼，聊表心意。」

他拍了拍掌，立即有一小太监低头进来，呈上一木盒后匆匆退下。

「从前杂家舍不得伤你，对你太温和了些，如今你大婚，杂家怎么也得让你享受一番闺房之乐。」

盒子打开，一件件玉器在跳跃的烛火下闪烁其间，晶莹圆润的煞是可爱。

与殷百里此人一样，越是美丽的东西越是藏着恶毒。

我的身体忍不住轻轻抖动起来，这些东西一旦用在我身上……

眼见他取出其中最样式奇特的那根，我不得不出声讨饶，「督主，不知明月犯了什么错，竟惹得您大动肝火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」

「陛下事到临头还不肯说实话吗？」他手一动，我痛的想要蜷起身子，他却不肯，只是放缓了动作，等着我慢慢适应。

「我没有……没有骗过您。」断断续续的压抑的吟哦从我喉间破碎而出。

闻言，他的脸色霎时阴沉如水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瞧，眼底残忍嗜杀在层层积聚。

「好，好的很啊，李明月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」

阴冷的语调仿佛从地狱而来，不等我张口辩解，他已扯下床帐塞住了我的嘴。

「李明月，你把本座当什么？」手下拨弄的动作突然凶狠起来。

见求饶无望，我痛苦难耐的别过头，不想与他对视。

他强硬掰过我的脸，如毒蛇一般贴在我耳边低吼，「你当初可是亲手把自己卖给了本座，你整个人，从里到外，哪一处不是本座的，没本座的允许，你敢嫁人？」

「看来本座还是太宠你了，竟让你生了错觉，以为能瞒天过海，调虎离山？本座在江南等了又等，给了你多少次时机反悔，若不是本座及时赶到，你今夜岂不是要和那苏家小儿春风一度？」

「你如此对那苏家小儿念念不忘，索性本座把他杀了做成佛珠，让你日日夜夜佩戴在身可好？」

我疯狂摇头，眼泪汪汪看着他，乞求他能放我一马，他瞧着我脸上的表情，薄唇讽刺地咧开，笑地如修罗恶鬼，阴寒入骨。

「现在才晓得求饶？晚了！」

他下了狠劲在我身上掐弄，在我锁骨间一点点啃咬，似要连皮带骨一同扯下来。

「你想要报仇，本座给你报仇，你想要滔天权势，泼天富贵，本座全都许了你，你所有的权谋计量，全是本座手把手教的，怎么，如今翅膀还未硬，就敢从本座这金窝窝里飞出去了
吗？」

他拔出我嘴里的布，在我出声之前，垂首在我唇上用力地撕咬，唇齿间的血腥味令他再度兴奋起来，眼底猩红一片。

「既然你不想要金窝窝，那便换成金笼子罢。」

我摇头，他却将我翻了个面，用力按住我的脑袋，不许我转头求饶。

「李明月，本座真想将你这张脸剥下来，看看这下面是不是还藏着另一张脸。」

从始至终，这场惩罚性的鱼水，只有我一人如荡妇般在床上赤身扭动，而他玄色锦服，依旧妥帖穿戴在身，便连发丝也不曾乱过。

事后，我如死狗一般瘫软在床，再无力气，他发泄完了疯劲，爱怜地抱起我，一点点舔去我脸上的泪，抱着我去浴房。

汤池里，宫人早已放好热水，他轻轻将我放入水中，拿着汗巾温柔地擦洗我，不轻不重地替我按摩周身。

「本座学来的伺候人的功夫，没想到全用在你身上了。」

我累极，眼皮直打架，一动不动地任他摆布，毫无心力再开口。

他在我额头落下一吻，又抱着我回了房，那时我已半梦半醒，恍惚听见他说了一句。

「月儿，你听话，你想要的，本座都会给你。」

我听了只想苦笑，殷百里，我想要你的命，你敢给吗？

4、

只不过一夜，皇城之中又少了几百条人命。

我与苏相暗中安插的棋子，被锦衣卫连根拔起，血色弥漫间，同盟摇摇欲坠。

昨夜太庙失火，历代皇家玉牒付之一炬。

殷百里命人打造了一副金链子，套在我两足之间，细细的链条上坠着铃铛，行走之间叮当作响。

每次迈步，不过三寸。

苏暮白一身是伤的被放了出来，我去看他时，他脸色苍白，眼下青黑，似乎被吓得不轻。

「陛下，请恕暮白失礼，未能远迎。」我甫一进去，这男人正挣扎着起身行礼。

我挥了挥手，殿内便只剩下我们二人。

「行了，别装了，这里没别人了。」

「陛下真是无情啊，您的新婚夫君在诏狱里受了一夜的罪，醒来竟得不到您一丁点的心疼。」他懒洋洋地走过来，坐在桌前自顾自地倒了杯水。

动作行云流水，说不出的风流肆意，但谁能想到，这翩翩浊世佳公子下的皮囊，竟也藏着一个杀妻弃子的恶鬼。

当年他拒婚之后，转头便娶了青梅竹马的表妹。

是以，我与苏相达成同盟时，定下皇夫人选是苏二公子。

彼时，我正要离去，他拿着一把滴血长剑，浑身是血地闯了进来，劈头盖脸地说了一句，「父亲，婉娘没了。」

这个男人，杀了身怀六甲的发妻，将自己的嫡长子扔到乡下农家，只为将同胞亲弟取而代之。

如此狠厉的人，我如何会同意选他为皇夫，随即当场拒绝。

不料，三日之后，他假借苏相之名，将我堵在京郊别院，那把杀妻的长剑，正在我颈间摩挲。

「陛下，我那二弟性子单纯率真，哪里能在那吃人的地方活下来，父亲与陛下，需要的是我这样的人。」

「唯有我，方可在那般百里手下活过半日，您瞧，这把剑就是最好的凭证。」

看来，他说服了苏相。

如今，他甚至多活了半日。

「陛下在想什么？」他的手缠上来，探进宽大的衣袍一路向上，身子也随之贴了过来，「如此良辰美景，暮白今夜想伺候

陛下就寝。」

「不必，」我躲开他的靠近，「你身子不便，还是好好养伤罢。」

「伤？」他不以为然地冷笑，「不过是些皮肉伤，他殷百里果然够狠，让我在诏狱里听了一夜的惨叫，昨夜那些被抓来的人，全是我们的桩子，此一番我们算是元气大伤，不过……」

「不过什么？」他意有所指，我不得不接。

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棋未走，端看陛下舍不舍得？」

「你疯了？」我霍地一下站起，脚上的铃铛随之作响，引得他侧目三分。『

「这是什么？」他猛然掀起我的长裙，却见一双纤纤玉腿，上套一根小巧精致的金链，再往上便是引人无限遐想的……

「放肆！」我「啪」地一掌甩出，他被打的侧过了头，玉白的脸立时肿起。

殷百里不许我穿褻裤，他要让我时时刻刻记住——当年是如何卖身于他的。

「放肆什么？」他站起身，周身气息低沉，一步步朝我逼近，「陛下与我才是夫妻，他个阉人算什么东西，以为拿个链子便能套住陛下一世了吗？他自己碰不到，便也不许别的男人碰？」

他的手再度探进来，箍着我的腰不肯让我动弹半分，细密的吻随之而来，「陛下您说，这口气您咽的下吗？」

「孤确实咽不下，但你苏大公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」我嫌恶地用力推开他，「如今当务之急，是想出对策以解眼下困境。」

若非同盟，我估计早就一剑杀了他。

「我说了，只要陛下肯舍得，一切迎刃而解。」他不在意地笑笑，突然俯下身子，取走了我的一只耳珰。

又贴着我的耳边温声道，「一旦大功告成，还望陛下别忘记我们当初的约定。」

「孤记得，不过一个孩子罢了。」我别开脸，隔出些距离。

「那我等着陛下的好消息。」

临出门时，我故意丢下一句，「孤竟不知，原来苏卿如此喜爱孩童。」

待走出不过三步，殿内便倏然传来一阵瓷器破碎声。

果然，除了哥哥以外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

想当初，我第一次新婚夜，因忽至葵水，夫妻分房而睡，第二日清早便听闻噩耗，昨夜陈将军为争抢花魁，在青楼与人大打出手，被人推脱河中溺死。

第二次嫁人，新郎出自书香门第，新婚夜他推说要温习古籍，匆匆离去，第二日我去唤他进宫谢恩，却见他与一男人赤身相叠。父皇发怒，要治罪于他，谁料他竟带着小情人逃跑，慌不择路地掉下山崖。

第三次嫁人，乃户部尚书嫡次子，新婚当夜尚未散席，殷百里不邀而至，言户部尚书贪污受贿，现证据确凿，一群锦衣卫浩浩荡荡地将其抄了家。

后来，因哥哥战死沙场，母后不堪打击郁郁而终，再无人护我左右，父皇竟下令让我去和亲，我这才找上了殷百里。

那时，父皇沉迷炼丹之术，大权旁落，二皇弟野心勃勃，欲置我于死地，和亲是假，以嫡长公主异国身死，挑起两国战争是真。

大邺建国两百年，仅有开国女帝一人，以女子之身治国。

而我，不过是为了替哥哥报仇，并秉承他之遗志，才会不择手段地爬上皇位。

哥哥的心愿向来是：海晏河清，四海升平。

*

我前脚刚到寝宫，不多一会，殷百里便飘然而至。

宫人们立刻鱼贯而出。

「陛下方才去哪儿了？」

「没去哪儿，不过随处走走。」

「看来陛下还是没长记性，」他走过来，裙子被掀起，风光乍现。

「虽说眼见为实，可臣还是不太相信，不若陛下告诉我，此物为何？」

话落，一只耳珰，明晃晃地出现在眼前。

5、

又是被他好一顿磋磨。

那只罪魁祸首的耳珰，在他手中寸寸化为齑粉。

「陛下，你为何偏不愿好好听话，臣说过，您想要的，臣都会给您。」沉浮间，他将头贴上我的左心口，手指强硬地挤入我掌心，非要与我十指相扣。

这副亲密的假象，不知还能做多久。

「可我想要一个孩子，督主您怕是给不了。」我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，将脸埋入枕头，似乎不愿再多看他一眼。

「孩子？陛下爱民如子，天下万民皆可为子，哪里还差儿女。」他捧起我的脸，虔诚地吮去我眼角的泪，语调阴狠冰冷，「他苏暮白又算什么东西！也敢肖想于您，不若本座把他阉了，让他再不能蹦跶可好？」

好，当然好！殷百里若是将苏暮白给阉了，我甚至要拍手称快，只可惜同盟尚在，还不能撕破脸。

「你把他阉了，岂非让天下人耻笑我，堂堂皇夫竟是个太监。」我在他怀里可怜兮兮地撒娇。

话一落便觉不对，一身冷汗立时惊出。

「是啊，太监怎么能当皇夫呢？」他咬牙切齿地低笑，「可臣纵然无那二两肉，也能让陛下只在我一人身下辗转承欢，所以，旁人太监与否，与陛下又有和干系呢？」

「随你，你想阉便阉了罢，不过处理干净点，我不想上朝时被苏相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恶心到。」

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假寐，不客气地指使，「我困了，你走的时候记得将我收拾干净，不许吵醒我。」

「遵命，我的陛下。」他捏了捏我的鼻子，我不高兴地将他的手打开，他竟愉悦地笑了起来。

「月儿，本座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」

疯子！

他在我身侧躺下，将头埋在我颈侧，我推他两下让他起来，他却抓住我的手捂在怀里，沉声道，「一会再收拾，让本座再抱一会儿。」

见撵不走，我索性闭上眼不再理他，谁知眼一闭便睡着了。

梦里哥哥还是一如既往地鲜活，眉目疏朗，面容和煦，他温柔地张开手，「来，月儿，让哥哥抱抱，看看小月儿有没有变成大月儿。」

「哥哥，我好想你。」我扑过去埋首于他身前，忍不住娇声唤他。

自从哥哥被废太子之位，领兵边境，无人庇护我们母女，我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嫁给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。

因下属谎报军情，哥哥被困峡谷，援军故意迟迟不到，以至全军覆没。

哥哥的尸首被找到时，身上是万箭穿心。

故而，逼宫时，我让殷百里在二皇弟身上，戳了 508 个窟窿，以祭奠哥哥和其余陪他突围却阵亡的将士。

「月儿累的话，就先睡一觉，哥哥会一直在这里陪你。」

梨花树下，我躺在哥哥的怀里睡得正舒畅，一翻身，却被一红衣男子抱起，我连忙去找哥哥，却发现哥哥不见了。

「月儿，本座找你找的好辛苦。」如鬼魅一般的声音幽幽响起，入眼，是殷百里那张阴柔却不失凌厉的脸，「和本座永生永世地在一起罢。」

「殷百里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」我不敢置信地叫道。

他将我放在石桌上，身子缠上来，俯首殷殷细吻，开始宽衣解带，我从未见过他脱衣模样，不禁瞪大了眼睛仔细瞧。

随着最后一层衣物落下，我忍不住失声尖叫起来，「殷百里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个骗子，你骗我，我不要和你在一起，你放开我。」

无论我如何大骂于他，如何哭泣求饶，在我的呜咽声中，他满足地长叹一声。

「月儿，我终究拥有你了。」

.....

醒来时，满脸泪痕，枕头濡湿一片。

身侧床铺触手生凉，看来人已经走了很久了。

我心有余悸地抹了把脸，唤人进来伺候梳洗。

这个梦，太真实也太可怕了！

殷百里怎么可能不是个太监呢，他若不是个太监，这些年与我共处时，即使我万般撩拨，他每每情动十分，身上也并无异样。

腹下始终平坦如一。

正因为他是个太监，我才敢在他面前有恃无恐。

我绝不允许——自己被看不上的人给睡了。

是的，我看不起他，我恶心他，恨不得从来没被他碰过。

当然，我也恶心我自己。

说起来，殷百里也曾出身世家望族，但殷父卷入官场贪污案，全家获罪，满门流放。

偏偏他因长相昳丽，被人送进宫中，以供贵人把玩。

那贵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上一任司礼监掌印汪徵。

汪徵喜好变童，众所皆知。

后来汪徵莫名暴毙，殷百里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，甚至宠渥更甚于前。

所以，他若不是太监，不知能在朝堂上掀起多大波澜，众人不也以为他断子绝孙，才不敢轻易去冒身家性命之险，与他相斗。

估摸是我日有所忧，才会夜有所梦。

正当我思索间，宫人捧来一碗汤药，「陛下，这是九千岁特意吩咐备下的，他说您最近忧思难属，以致梦中呓语，故遣太医为您开了一安神方子。」

梦中呓语？闻言，我手一抖，碗里的汤药立刻倾洒而出。

殷百里，他听见了多少？

6、

忐忑不安地等了好几日，却不见殷百里有任何动作。

仅仅只是用一碗汤药敲打我？

烦躁不安地将奏折一股脑打回，里面十之八九是对殷百里的歌功颂德。

明明此人罄竹难书，细数起来百条罪状不止。

这算什么？允我批红，是想甩我脸色看，还是想要试探我？

「陛下在烦心何事，不知暮白可否为您分忧一二？」不知何时，苏暮白竟来到我身后，俯下身子亲昵地拥着我。

我盈盈一笑，也不推开他，「苏卿便这样一直抱着罢，孤喜欢得紧。」

殷百里没把他给阉了，他便敢胆大包天地登堂入室，在人眼皮子底下作死。

「陛下放心，暮白自会长长久久地抱着您，您再不必理会那个阉人。」他握住我的手，就着朱笔在纸上写下「鞑靼」二字

「您看，时机到了，他活不了多少时日了。」

「你做了什么？」我大惊失色，腾地一下站起，桌上砚台被打翻，黑汁滴滴答答地落下，墨色蜿蜒一地。

「陛下冤枉臣了，没有您的同意，臣怎敢越俎代庖，自然是什么也没做，」他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，微微一笑，「这是上天要助陛下呀。」

「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陛下这把东风。」

人走后，我将桌上物件全部挥落在地，手中朱笔被我咔咔折断。

怎会如此巧合，瞌睡了便有枕头送来。

是哥哥在天上护佑于我吗？

我捂住脸，坐在地上又哭又笑，宫人们见怪不怪地去请殷百里，我任由他们将我拉起，送回寝宫。

哥哥，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切了吗？

奇怪的是，殷百里并没有来，只丢给报信人一句：有病了便去找太医，找本座作甚，本座难道是什么灵丹妙药，瞧上一眼陛下，她便好了吗。

如今胜利在望，我也只当他依旧在气我。

金銮殿上，大臣们吵成一片，唯有殷百里一人事不关己地置身事外，似在看一群跳梁小丑。

此次鞑靼骤然发难，撕毁条约，挥师三十万南下，战报传到京城时，边关正告急，弹尽粮绝，已支撑不住。

朝中精兵良将不多，但贵在能当大任，此番鞑靼不足为惧，派谁去都能平乱。

但我们想让殷百里去，由苏相一派起头，我们一唱一和，推波助澜，誓要将殷百里送往边塞那埋骨之地。

但未等我开口，殷百里竟主动请缨，荡平西北敌寇，以保边境安宁。

拼命压抑住激动难耐的心情，我连「驳回」的客套话也懒得说了，生怕他借机反悔。

抖着嗓音真心实意地夸赞道，「督主劳苦功高，孤等着您凯旋而归。」

「臣必会让陛下心愿得成。」

待一番君臣相协的场面话说完，他突然不卑不亢地冲我遥遥拜了一礼。

「臣说过，陛下想要的，臣都会许您。」

自我登基以来，他这是第一次朝我行君臣大礼，当场吓得我坐立难安。

难道他是发现了什么吗？

越想越觉得他话里有话，大有深意，不禁冷汗直流。

可事情并没有发生反转，让我稍稍放了心。

三日后，大军开拔，我城门亲送，殷百里命人日夜疾行，大军浩浩荡荡地奔赴西北。

一月后，大军抵关，两军交战。

三月后，殷百里战死，两军却伤亡甚少，各自退兵。期间，鞑靼皇室发生流血内斗，新一任国主命人送来国书，愿与大邺永修万世之好。

收到边关战报时，我激动地差点将它扯坏，手抖着将其打开，待一字一字确认后，仍是不敢掉以轻心。

这样一个阴狠诡谲之人，他是真的死了吗？

7、

待灵柩随大军班师回朝后，亲眼看到那张美丽潋滟的脸，了无生气地躺在棺木里时，我一颗心算是彻底放回了肚子。

苏暮白说的随后一步棋，乃是以割让十座城池为代价，由鞑靼出兵，假意挑起边塞战乱，再由我劝说殷百里前去领兵抗敌。

里应外合地让他长眠于西北边塞。

我断然拒绝，割地与敌，此等丧权辱国之条约，无异于投敌卖国。鞑靼野心勃勃，垂涎我大邺国土不下百年。

邺之国士良将，踏平其都，犹有竟时，我大邺国民怎能任其凌辱，国土怎能任其践踏。

我情愿在榻上，与殷百里同归于尽。

只是不等我想出计策除去殷百里，鞑靼竟然出兵了，果然是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

偏他小国寡民，不得教化之地，也敢同我泱泱大邺叫嚣，若非是为借刀杀人，我百万大军早已北上，踏破贺兰山缺，直捣黄龙。

借刀杀人是其次，此一役，我大邺必寸土不让。为保万无一失，我自是派心腹良将随大军同行。

暗中授之密令，必要杀了殷百里。边塞既无东西两厂护行，更无锦衣卫待命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他殷百里死于非命，简直太过容易。

我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口舌，方可说动他领兵出征，但他主动请命，我哪管他真心假意，早点把人杀了才是要紧。

这不，他死了，我胜了，大邺也胜了。

为表我爱护臣下之心，殷百里的葬礼办得极为风光，苏相一派也无异议，殷百里一死，树倒猢猻散，势力地盘被瓜分，苏相他们高兴还来不及，哪里会在这种事上驳我面子。

我找了能工巧匠来，亲眼看着那条金链子被一点点砸断。

我将东西两厂裁撤，合为机行处，承两厂之旧责，同锦衣卫一道，只听命皇帝一人指令。

苏相他们一群文人，手不能挑肩不能扛，竟也敢染指兵权，偏我如今依旧需要依仗他们，不得不退让三分。

但我想要的，是皇权尽归我手，苏相他想成为第二个殷百里，与皇帝共治天下，也要看我答不答应。

但收归权力这件事，不能逼得太急，万一苏相狗急跳墙，而我根基不稳，若与之相斗，只怕是连手里这最后一亩三分也守不住。

到那时，我便真成了一个傀儡皇帝，殷百里在的时候，好歹我还有些军政大权。

殷百里死后百日，一切尘埃落地。

当初同盟的约定，也该提上日程了。

苏暮白一身白衣蹒跚踱进寝宫，将我拦在床头，「陛下，该就寝了。」

「孤想起还有些奏折没看，苏卿不妨先休息，待孤去去就来。」

我刚迈出两步，他扯住我腰带，手一扬，寝衣滑落，人已到了他怀中。

「陛下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奏折明日再看也无妨。」

我面无表情，实际心里几欲作呕。

「暮白突然想起，我与陛下的合卺酒还未饮过，」他突然低笑一声，将我衣裳拢好，「不若陛下陪暮白喝杯酒吧。」

「孤自是可以。」喝酒当然是极好的，先把人灌醉再说。

三杯酒下肚，我还想再劝，苏暮白突然将杯子一扔，反手将我压在桌上。

「陛下是想将暮白灌醉吗？可陛下难道不曾听闻，这合卺酒里会放些助兴的东西，越喝越难受呀。」

我以嫡长公主之身下嫁，谁敢不要命地在我身上使这种下三滥手段。

身上渐渐燥热起来，我心道不好，抓起酒壶朝他砸去，却被他闪身躲过，连拉带扯将我扔到床上。

热浪袭来，我四肢无力，连拔下头上的簪子都做不到，更别提杀了他。

「那阉人能碰得陛下，暮白却碰不得？陛下，我可是您明媒正娶的皇夫，他杀了您三任夫君，却没能杀得了我，说明老天都觉得我们是一对。」

他一点点地解开我的衣物，像是故意在折磨我一般，我咬破舌尖也不能保持清醒，心里恨得像在滴血。

就在他要有所举动时，突然头一歪倒了下去，随后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摔下床铺。

有人用床帐将我裹了起来。

恍惚间，似乎有一个玄衣人将我抱起，身上的檀香味让人觉得很是熟悉。

我不高兴地在他怀里哼哼，「殷百里，我好难受，你快点帮我，快点！」

他平稳的步子一顿，嘶哑难听的声音随之响起，「陛下认错人了，奴才不是九千岁，九千岁已经死了。」

对啊，殷百里已经死了，被我亲手设计死的，几乎和哥哥一样的死法——暗箭杀人。

「说得好！他殷百里的确死了，孤再不用看一个太监的脸色了。」我拍掌大笑不止。

笑着笑着却哭了起来，越哭越凶。

「他死了，孤高兴地很，孤这是喜极而泣，绝不是因为他哭。」我猛地伸手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
「大喜的事，你哭什么哭！」

我还想再来第二下，却被此人握住了手腕，他轻轻揉了揉我的脸，「陛下不要伤害自己，奴才很心疼。」

我打开他的手，气呼呼道，「狗奴才，孤要你心疼作甚，还不快带我去解了药性，不然别想再上孤的床。」

「陛下，奴才说过了，奴才不是九千岁。」他叹了口气，缓缓将我放进了水池里。

闻言，我努力睁开眼想看清他的长相。

这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脸，从左眼角到下颌，还有一道粗长丑陋的疤痕。

「司礼监怎么办事的，这么丑的太监也敢招进来，小云子真是没学到殷百里的一分半点。」

他不为所动，只垂首退后两步恭敬道，「陛下在这里泡一会，一会药性便散了，奴才去为您准备换洗东西。」

我挥挥手，让他赶紧滚。

此人却是一滚不回，以致我在冷水里被冻醒，第二天染了风寒，我难受地窝在床上，命他滚过来见我。

但阖宫上下查无此人。

小云子说，是我中药迷糊看错了，他哪里会招一个丑八怪进来呢。

8、

此事转眼便被我抛之脑后。

苏相的手伸太长了，意欲将我架空，我岂能坐以待毙，只能先发制人。

可笑，谁要给他苏暮白生孩子，凭他也配！如今朝堂只苏相一派独大，他们若杀母留子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简直太过容易。

索性我指派苏暮白代天子巡视四方，既能显示皇家恩宠，又能将人打发地远远的，省的他时时刻刻在我眼前发春。

苏相明里暗里向我多次暗示，将苏暮白召回，我统统视而不见，他甚至提出将苏二送进宫中来。

兄弟阋墙？这我倒来了点兴趣。

我让小云子帮我拟旨，他却说有要事禀告，待他回禀之后，我再下决定不迟。

他是殷百里一手教出的，故而我命他负责情报刺探。他告诉我，苏暮白并未离京，现下正藏在京郊某处别院。

我命他带路，他说不宜打草惊蛇，不如找个轻功卓绝的锦衣卫带我夜探。

我允之。

小云子的审美真是越发不行了，这个名唤随月的锦衣卫，长得丑也就罢了，人还木讷寡言。

随月带我躲在窗下偷听，屋内除了苏暮白，居然还有本该「暴毙而亡」的婉娘。

只听那苏暮白道，「婉娘你要相信我，她一个被太监玩过的寡妇，我苏暮白又怎么看得上，若不是为了大计，谁愿每日忍着恶心与她做戏，我的孩子只能是你婉娘肚子里出的，苏家的继承人亦是如此。」

「上次功亏一篑，但来日方长，一旦她有孕，我和父亲会里应外合，架空其权，再让她难产而死，等你诞下麟儿，这天下便彻底是我苏家的了，到时候你便是皇帝的生身母亲，可谓是万万人之上呐。」

看来我着实轻敌，他们竟敢拿苏家的孩子冒充皇家子嗣，真是好一招釜底抽薪之计。

「所以，婉娘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」

女子娇羞推脱，但不一会儿，屋内传来桌椅翻倒声，女子的娇唤与男子的粗喘夹杂在一起，被翻红浪的动静一声大过一声。

直直灌入我和随月的耳中。

偏偏我不知抽了哪根筋，竟然鬼使神差地去瞅了他一眼，正好与他的目光将将撞上。

我连忙抬手捂住他的眼，却蓦然发现他好像一个人。

可再像，也不是他，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。

屋内的「惊涛拍岸」燥的人面红耳赤，我盯着他的薄唇看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沙哑着开口，要他进去杀了这一对狗男女吗？

对，这样更像了。

我让他不许动，身子附上去，贴着这双薄唇用力地撕咬，咬得鲜血淋漓，他始终一声不吭地承受着。

原来咬人的感觉是如此美妙，难怪殷百里喜欢咬我，哪里都咬。

我把他推倒在地，压着他继续咬，从唇一直咬到下巴，直至锁骨，一路往下，他双眼迷离，想伸手抱我却又不敢。

「抱我！」我命令他。

他双臂缠上来，将我的身子贴地更近，与我争夺方寸之地，忽然他反客为主，翻身将我压在下面。

「陛下，臣想以下犯上。」

「犯呗，孤允了，」我搂着他的脖子咯咯笑开，「但只能用手，不准脱衣，敢不听话孤杀了你。」

他将我抱起，一路入宫如入无人之境。

芙蓉帐内，我如坠云端，熟悉的快乐让我想要放声大叫，只好捂着脸小声啜泣，断断续续地问他，你一般在宫外走动，怎对宫内如此熟悉。

他答，云公公之前交代过。

我抱着他不知身在何处，贴在他耳边喘息道，「你来孤身边吧，孤想要你。」

他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后答道，「遵命。」

没有谢恩，只是遵命，看来还是个有脾气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云子告诉我，随月还有公务在身，待完成后，便调来我身边伺候。

过了半月，他又告诉我，随月因公殉职了。

有点可惜，这刚看上的男宠，还没到手人就没了。

我让小云子多发点抚恤金，他说随月无父无母，我说风光大葬，小云子说他是掉下山崖，尸骨无存。

不禁有些唏嘘，这人也着实福薄了些。

9、

正当我苦于如何扳倒苏相，而不致使朝堂动荡时，小云子突然交给我一样东西。

是一把钥匙。

他说殷百里在千岁府留了东西给我。

「千岁爷他还给您留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您想要的，他都会给您拿来，万死不辞。」

我倒要看看，一个死人，还能搞出什么名堂。

千岁府一直没动过，苏相多次上奏，要我把这宅子赏给有功之臣，我一律没理。

殷百里虽是个太监，但喜好极致的享受，爱奢华，好美食，府中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处处雅致怡人，别具一格。

我打发了人不许跟着，独自去了温泉池，殷百里似乎对这儿情有独钟，他在这里曾不只一次让我飞上云端，又婉转哀鸣。

在水里摸了半晌，摸出了一个铁盒，我吃力地抱着它去了书房，用钥匙打开。

里面，既无金银美玉，也无珠宝华服，只是一沓厚厚的纸张。

待全部翻阅下来，我发疯一般，将整个书房砸了个稀巴烂，最后颓丧地坐在一地狼藉中，捂着脸又哭又笑。

殷百里这是在做什么，以为这样我就会念他的好，承他的情，对他念念不忘？

他一个阉人，凭什么敢这样的自以为是。

盒里只有三样东西。

第一样是一份名单，他将朝中势力细致划分，分门别类地列出人事，哪些是可信之人，哪些是可拉拢之人，哪些则是需要提防之人。

「严怀此人，虽有大才，但心志不坚，刚愎自用，故而贬去岭南，稍作历练，陛下可礼贤下士，将其笼络于手。」

「王达此人，处事圆滑，长袖善舞，但本性懦弱，难堪大用，陛下许之以利，便可驱策，但万万不可宠信，以使奸佞当道。」

「刘永，表面清廉，一心为民，其私下囤积良田，哄抬米价，纵其恶仆伤人，其子强抢民女，嗜好耍童，故而陛下可将其治罪，以收拢民心，震慑宵小。」

.....

第二样东西是几封与鞑靼往来的书信。

他许以鞑靼皇位，要求鞑靼二皇子出兵，假意攻打大邳。趁鞑靼国都空虚，他则趁虚而入，发动政变，将二皇子推上皇位，并逼其向我大邳称臣纳贡。

第三样东西是一份罪证。

上面洋洋洒洒地列了数百条他的罪状，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弄权专舞，通敌叛国，对上阳奉阴违，对下威逼利诱，汲汲于名利，窃窃于皇权，只差一步登天——禅位称帝，改朝换代。

这便是，我想要的，他都会给我？

我想要海晏河清，四方安定，他便暗中着手准备，以身为石，替我铺出一条锦绣大道。

我想要做千古明君，流芳百世，他便替我背负万世骂名，染满手血腥，禹禹独行。

我想要他的命，他也心甘情愿奉上。

「殷百里，你这个骗子！」

月上中梢，我在房里喝的酩酊大醉，满脸泪痕未干，灵台晦暗一片，不知今夕，不知岁月，只想醉倒在这无边无际的混沌中。

有人推门而入，带来熟悉的檀香味。

「孤不是说了，不准任何人进来，滚！」

「陛下，你醉了。」他冷冷道，伸手夺过我的酒壶，我怒视于他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

「谁许你进这里的，给孤滚！」

他轻轻擦干我脸上的泪，强硬地将我抱起，「地上凉，陛下不可久坐。」

我大骂要诛他九族，要他满门抄斩，要将他贬为奴隶，要他凌迟处死，他不为所动，只一路将我抱进温泉池，似乎一点也不怕我。

「陛下，奴才去为您唤人进来伺候。」

他转身离去，背影像极了那人。

「殷百里，你去哪儿？」

话落，他的身子猛然一僵，我趁机扯住他的腰带，将人整个拽进池里。

他呛了几口水，踉跄着站起，眼尾发红，薄唇紧抿，那张极其普通的脸，霎时变得潋滟起来。

连带着正面也越发像了。

我摇摇晃晃地朝他走去，想也不想地又给他一巴掌，「殷百里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以为孤就会接受你的好，自以为是！」

他扶我站稳，嗓音低哑道，「陛下，奴才不是千岁爷，您认错人了。」

「胡说，他化成灰孤都认得，不要以为孤喝醉了就敢来骗孤。」又是一巴掌上去。

他想让我安静坐好，我偏不如他意，对着他又掐又咬，那双毫无血色的薄唇，再度被我咬的鲜血淋漓，顿时使整张脸耀眼夺目起来。

我揪住他的领子，逼他低头，「跪下。」

他顺从地跪在水里。

我坐在池岩上，一脚踩他肩上，用脚趾按了按他的嘴角，「伺候孤，直到孤高兴为止。」

他慢慢淌过来，宽肩架起纤纤玉腿，俯身垂首，拜入罗裙下。

脚趾不自觉用力蜷起，眼前似有一片片白光闪过，手脚乱舞，如漂泊的一叶浮舟，在风浪中无处安放，随波逐流。

一裙之隔，裙上花枝乱颤惹月羞，裙下春潮带雨晚来急。

.....

待我醒来，只我一人醉倒在书房中，仿若春梦了无痕。

我问小云子要人，他说我喝醉看错人了。

「小云子，你莫当孤是个傻的？」我冷笑一声，桌上砚台飞出，似一道流光砸中他胸口。

「奴才不敢。」他扑通一声跪下，额头冷汗津津，「陛下饶命，昨夜的确有一侍卫潜进房中，他自觉冒犯了您，已以死谢罪，但求绕过府上其余人等。」

「哦，以死谢罪啊，尸首呢？」

「他是投河自尽的，尸首，」在我凉凉的逼视下，他吞吞吐吐道，「尸首被河水冲走了，没有找到。」

帝王一怒，伏尸百万。

眼见他禁不住地发起抖来，我摆了摆手。

「小云子，你的功力还是不到家啊，多和你师父学学吧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」

「是，是，谢陛下教诲。」

蠢货，撒谎都不会，殷百里撒了个弥天大谎，将我骗的团团转，照样面不改色。

10、

三番四次「弄丢」了男宠，小云子这几日在我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趁着某日夜黑风高，我带了一路人马，去了一趟城外，刨了个坟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。

三日后，一纸诏书，封苏丞相家二公子为侧夫，入芝兰宫。

苏暮白想狸猫换太子，那便势必让我有孕，才能拿他孩子掉包我的孩子，但如果我怀的是苏二的孩子呢？

所以，我何不将计就计，一石二鸟。

一鸟是苏家，另一鸟……现下也不知道藏在哪个深山老林里。

「陛下，请让子染服侍您。」苏二脸颊酡红，香肩半露，眼波迷离。

我抬起他的下巴，他顺势握住我的手贴上来。

突然，我「啪」地甩了他一巴掌，他显然被我打蒙了，泪眼朦胧，捂着脸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凭你也配入宫和暮白争宠，看在暮白面上，孤劝你好自为之。」

我欲拂袖而去，他却猛地抱住了我双腿，「陛下当初定下的皇夫明明是我，为何如今却另结新欢？子染只想常伴陛下，不与兄长争宠。」

他见我冷着脸不语，竟一头撞向着床柱，试图以死明志。

小云子将人拦了下来，我自然是被这一片痴心「感动」，心疼又无奈地「留宿」于他宫中。

这便是苏暮白口中那个「单纯率真」的弟弟？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都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。

望着帐内与影卫滚做一团的苏二，我不禁犯了嘀咕，人竟然没来？

又等了半月，日日夜宿芝兰宫，人还是没有出现。

小云子不明所以，斗着胆子问我，既然已经知晓苏家的阴谋，为何还要接苏二入宫。

我摸着案上新造的玄铁链，斜睨他一眼，「你说呢？」

他干笑两声，摸摸鼻子不再言语。

当然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可这鱼到底跑哪儿去了？

看来还不够刺激他啊，得再加一剂猛药。

又过了一月，京城南风馆石破天惊地出了位「大美人」，其人十分肖似九千岁——殷百里。

坊间传言，宫中一位贵人为讨美人欢心，豪掷千金，夜夜笙歌。

南风馆的天字一号房。

屋里既无美人也无歌舞，十分安静，只偶尔响起烛火噼啪声。

看完手上最后一道折子，我敲了敲桌子，小云子推门而入。

「人还是没来吗？」

「回陛下，并未发现可疑人等。」

「你究竟有没有告诉他，孤找了个他的替身，想要接进宫中。」

「说了说了，」他擦擦头上的汗，「奴才已经留了暗号，但实在不知道师父去了哪里，又是否看到暗号。」

若非我再三逼问，甚至要下令将殷百里拉出来鞭尸，他小云子怎可能说实话。

明早还要上朝，我示意他们远远跟着，只留我一人作平常妇人打扮，徒步回宫。

途径一条漆黑的小巷子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举步踏入。

刚走了十几步，身后忽然响起一道低沉的男声，阴寒幽冷。

「娘子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？」

来了！

强压住心头的兴奋，我故作惊恐地想要逃跑，他不慌不忙地追上来，飘来一股浓重的酒味。

我假意挣扎两下，腰一软便被他接在怀里，直飞进了一户荒废的后院。

小云子得了我的命令，没有跟上来。

小池旁，柴房里，雨打芭蕉，花蕊颤动，搓粉团珠，娇娇儿婉转莺啼，泣声连连。

风卷残云，云雨初歇。

「你既已得了妾身，便要对我负责。」我懒洋洋地窝在他怀中，手指在他唇上一点点描绘。

这张脸还算好些，尚能入眼。

「不过一场露水情缘，夫人怎地当了真？」他薄唇扯开，讽刺地笑起，眼里凉薄无情，端的是一副负心汉模样。

「在下已有家室，夫人去了，怕是只能做个外室。」

「你不是说你婆娘红杏出墙，你借酒浇愁，才会将我错认，如今吃干抹净便不认人了？」

装过了伏低做小的太监，锦衣卫和侍卫，这次终于忍不住本性暴露。

装个被戴绿帽子的买醉男人，认错娘子，发疯一样将我狠狠一顿磋磨。

可眼神清明，哪里有一点喝醉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在衣服上倒了多少酒。

「夫人年轻貌美，何必死皮赖脸地扒着我不放。」他冷漠地甩开我的手，站起身欲离去。

我拽住他的袖子，勾唇一笑，讥诮地瞥向他胯下，「你那块儿是不是不行？方才连衣服都不曾脱下。」

他脸色骤然一变，阴冷的气息将我笼罩，沉着脸复又蹲下，挑开我刚刚系好的衣带，一路下行，轻拢慢捻抹复挑。

「在下只是为家中娘子守身如玉罢了。」他眼神幽暗不明，似有一团火在烧。

我被动地扣住他肩膀，贴在他颈侧喘息，他身子不自觉抖动了一下。

「看来你只有一双手够看，难怪你娘子看不上你，既如此，滚吧。」我拿出他的手，又甩给他一巴掌。

他站起身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穿上小衣时，屋外响起打斗的声音。

披上外袍时，屋外动静渐渐小了。

等我穿上最后一只鞋袜，小云子毕恭毕敬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「陛下，人已经抓到了。」

「甚好。」

皇宫。

女帝寝宫的大床上，躺着一红衣男子，双眼紧闭，衣襟大敞，肌肤莹白如玉，却布着纵横交错的伤疤，煞是可怖。

「那地方检查过了吗？」

「回陛下，公，公子身体并无大碍，微臣以为，他可能是心病所致，以致不能出。」

「可有医治法子？」

「这……心病还须心药医，公子身体康健，无须用药，臣倒可以开些补阳益气的方子。」

「记住，此事不得对第三人提起，否则杀无赦。」

「微臣遵命。」

打发走了老太医，我朝内室而去。

他脸上的易容已被药水洗去，容貌依旧夺目潋滟，四肢被厚重的玄铁链锁住，竟显得整个人有几分娇美惹人怜。

我抱住他的腰躺在他身侧，摸了摸他的眉眼和嘴角，又沿着下颌一路摩挲到而后。

瘦了，人真是瘦了许多，不过好在还能养回来。

头枕在他胸上，听着他沉稳且有力的心跳，我不禁嘴角勾起，贴着他沉沉睡去。

第二日下朝回来，人还在昏迷。

我问小云子这怎么回事，他说可能迷药下重了，因为怕抓不住人。

屏退宫人，我脱了鞋上床，窝在他怀里，爱怜地亲亲他嘴角，又揉揉他的脸。

手不自觉地向下伸去。

初见时的冲击已经淡了，都说男子晨起时最为兴奋，揉了半晌，手都快酸了，那地方还是软塌塌的。

算了，人在就好，是不是太监，能不能行，又有何妨。

总归他哪里也不能去，只能一辈子待在我身旁。

正当我要抽回手时，突然被一股大力握住，锁链被哗啦啦带起，他似要将我手腕折断，顿时疼得我眼眶一红。

他缓缓睁开眼，眼底盛满诡谲阴狠，幽深如寒潭，凌厉的视线向我看来。

我朝他露出一个最灿烂的笑。

欢迎归来，殷百里。

11、

「夫人这是在作甚？」他见是我，周身气息忽而一敛，故作厌恶地甩开我的手，不屑地摇了摇链子。

既然你喜欢装，那我便陪你玩玩。

「我说过了，妾身看上你了，可你不识抬举，只好把你捆来了。」我笑意盈盈地替他合上衣服，拍了拍手，宫人们立刻鱼贯而入，伺候梳洗。

小云子低着头送上一碗药，便立马领着人下去了，连个眼神也不敢落在殷百里身上。

我静静搅着碗里的药，等着他开口。

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」一股凛冽的气息将我包围，他慢慢靠了过来，双手在袖中紧握成拳。

想过来抱我却又不敢。

「发现什么？发现公子不能人道吗？」我不答反问，忽起了逗弄的心思。

「是哪次露了破绽？」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如同饥渴的困兽，非要得出一个答案来。

「公子在说什么？」我身子一歪，倒在他怀里，他连忙伸手接住我，顺带护住了药碗。

我要喂他喝药，他嫌弃地皱眉，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太医院开的壮阳方子，有虎鞭，鹿茸，寸云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他瞬间出手打翻了碗，药汁洒落一身，不等我唤人进来收拾，眼前突然一花。

天旋地转间，我已被他压在身下，锁链随他的动作哗哗作响。

「李明月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」他咬牙切齿极了，那样子恨不得要掐死我。

「给你治病啊？」我无辜地捏捏他鼻子。

眼见他周身戾气渐重，我连忙抱住他脖子，轻轻啄去他嘴角的药汁。

他脸上闪过一瞬间怔忡，但马上又变回那个阴晴不定的大太监。

他阴鸷一笑，刚要张口，我便咬住他薄唇，轻巧滑了进去，勾住他与我们一起纠缠不休。

见他眼底的情欲悄然漫出，我的手又不老实向下探去。

谁知半路却被他抓个正着。

「殷百里，我想要你。」我贴着他耳边吐气如兰。

「可陛下当初弃我如敝履，一心想要我死，如今又在这里勾引谁？」他咬住我脖子，手已经很快扯开裙裳，狠狠地掐弄。

「勾引的是你殷百里！」我一字一字地咬着牙在他耳边低唤。

「我李明月就是要勾引你殷百里！」

话落，他身形一僵，骤然抽身离去，徒留我一人不上不下。

我只好从后面抱住他，头搁在他肩上，却见一滴水从他下巴处滴落。

伸手一摸，眼角有泪。

我从未料到殷百里竟然也会哭，他只会让别人哭，尤其是在床榻上让我哭。

我手足无措给他擦掉眼泪，捧着他的脑袋好话说尽，夫君，相公，百里……挨个唤了一遍，海誓山盟，白首之约，信手拈来。

可他依旧冷着一张脸，不言不语，向来都是他哄我的，我着实不知如何哄他。

沉默良久，他才阴阳怪气道，「多谢陛下抬爱，我一个阉人，配不上您，还请陛下看在以往情分上，能饶我一命，放我离去。」

我气极反笑，「做梦！孤绝不允许，你这辈子只能待在孤身边，敢跑，孤把小云子的腿打断。」

「随您。」说罢，他背对着我躺下，只留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。

眼见脾气要上来，我赶忙又给它摀了下去，心平气和地劝自己，自己选的男人，再难也要哄着。

不过哄个男人，我怎会败下阵来。

「殷百里，是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说了我要你！」

我强硬地掰过他身子，无视他似讥似讽的表情，「别再发疯了好吗？我们……」

「我是个疯子，陛下是第一日才知道？」他忽然扣住我的头，凶狠地咬上来，手臂险些将我的腰勒断。

「李明月，我真想拉你下地狱！」他含糊不清地低吼，「可我偏是犯贱，我恨不得把我的心剖出来给你，可你不要，你把它一脚踢开，踩在地上碾碎。」

「当初是你嫌恶不要的，你如今又有何资格陪我一起下地狱？」

「滚吧，这地狱里有我一个就够了，我不想再日日夜夜对着你这张脸。」他猛地一推开我，恶狠狠道「陛下还请回吧，我身体不适，恕无法招待。」

这这这？我捂着嘴抖着手，气地说不出话来，这还来劲了是吧？

我还偏不待见了。

我拂袖而去，小云子低眉顺眼地跟着，不敢说话，走了十几步，我恍然想起，我的寝宫，我为何要走。

我问小云子怎么看？

他说，「陛下，师父他分明是在恃宠而骄，依奴才看，合该多敲打两下，男人不听话，多半是惯的。」

我眯起眼凉凉道，「孤惯的，有何不妥？」

「不敢不敢，陛下喜欢便好。」

走至御花园，苏二正分花拂柳地从小道过来，恰好与我「偶遇」。

望着他眼含秋水，含情脉脉，我顿时心生一计。

我成天地召见苏二，不是赏花就是游湖，有时故意彻夜不归，赏赐流水般涌入芝兰宫。

前朝后宫皆知，我十分喜爱侧夫。

完事，我带着一身别的男人气味，兴冲冲回去抱殷百里。

肉眼可见的，他的脸一天比一天黑，那眼神恨不得将我扒皮抽筋，再挫骨扬灰一番。

我统统无视，只窝在他怀里一个劲撩拨他，甚至顶着他吃人的眼神，去抚慰小百里。

他若疯劲上来了，也只会拿链子将我的双手捆上，却不会再碰我一下。

「李明月，你整日对着一个太监搔首弄姿，就如此饥渴难耐？」

语气恶毒且凉薄，偏偏雷声大雨点小。

回应他的则是一碗壮阳汤，以口渡之。

当初我假意迎娶苏暮白，他便已经被气疯到极致，如今我和别的男人都有了「肌肤之亲」，他怎么还忍得住。

难道是火候不够？

12、

之前我手里无人可用，自从拿到殷百里给的名册后，我早已悄悄暗中部署，只待苏相动手那日，来个瓮中捉鳖。

我把殷百里绑过来一起讨论国事，勒令他哪里都不能去，他早先会臭个脸不理我，但我死皮赖脸地凑上去，他说话倒是一如既往地刻薄，却次次皆是一针见血。

苏暮白前些日子上表，言明巡视已毕，不日将回京述职。

估摸是婉娘有孕了，看来他还真是苦耕不辍。

如今万事俱备，那我也该大着肚子，赐给苏家一个谋逆的「好时机」了。

女帝有孕的消息一出，苏二兴奋地前来邀功。

一屏之隔，屏外我与苏二相谈甚欢，屏后，殷百里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床上。

打发走了苏二，我懒洋洋地踱进内室，刚要上床，他便一挥手将我的脚拍了下去，恶声恶气道，「下去！」

这段时日来，我对他可谓是百依百顺，除了不能随意走动，哪里亏待了他。

现下连我的床，竟也不让我上。

我蛮横地挤进他怀里，整个人像条水蛇一样缠在他身上，捧着他的脸笑眯眯道，「我有孕你不高兴吗？」

「高兴？」他眼风如刀，似要在我脸上剜出一个洞来，「我高兴地很，高兴地恨不得掐死你，再掐死我自己，一了百了。」

随即他又自嘲地咧开嘴，眼里像藏着无边无际的死水，将人吸入其中溺毙。

「陛下吓到了吗？奴才不过是在说笑罢了，哪有资格对陛下的事指手画脚。」

「不，这天下无人比你更有资格，」我捂住他的眼，与他十指相扣，「你想要我，我想要你，我们欢欢喜喜地在一起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抗拒什么呢？」

「陛下只勾引过奴才一次，奴才差点连命都没了，」他掐住我的腰，却不敢用力，只好恨恨地来咬我的嘴。

「这次陛下又想从奴才这里得到什么呢？」

他的手抚在我的小腹上，不轻不重地揉着，眼神晦暗不明，似乎下一瞬便要将我开膛破肚。

「可如今奴才已经一无所有，除了烂命一条，再给不起陛下什么了，陛下坐拥天下，又何必非要困住我一个太监，这个太监甚至无法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」

他别过头不再看我，只冷冷道。

「这个孩子生下来吧，即便他有苏家的血脉，是你用来对付苏家的工具，可他也是你的孩子。」

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在意的是这个。

是了，从前他权倾天下，将我供在手上，视若珍宝，我想要什么便给我什么，便是天上的星星也能摘下来给我。

而现下，他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活死人，与我之间可谓天差地别，倘若有一日我不要他了，他又该如何是好。

「谁说你一无所有，你明明还有我，」我身子贴上去，揉着他冷峻的脸。

「这整个天下都是我的，而我是你的，换言之，你难道不是万人之上，甚至连皇帝都可以压在身下。」

「下地狱也好，升极乐也罢，李明月非要和殷百里纠缠到底，生生世世不休。」

他嗤笑一声，似是十分不屑，「陛下还想拿花言巧语糊弄我？吃一堑长一智……」

「云开，云开这名字如何？以后你便以殷云开的名字对外行走，待我扳倒苏家，立殷云开为皇夫可好？」

守得云开见月明。

他慢慢转过身来，目光阴寒森冷，似在判断我话里的真假。

「我已经拟好诏书了，就藏在枕头下，不信你掏出来看看。」
我凑上去亲亲他眼角。

身体如同被恶鬼盯上，他攀上我的肩膀。

「除了你，谁也不能是我孩子的父亲，大不了我们从宗室抱养一个来。」

他将铁链一圈圈绕过我脖子，将我与他牢牢套在一处。

「你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也是我唯一的男人，有孕是假，只为引蛇出洞而已。」

他将额头抵在我头上，如毒蛇一样盯着我。

「他日太庙之上，史书之列，与我携手并进的是你，享受后世供奉的也是你，与我一起流芳百世的还是你，凡是有我李明月
的地方，必有你殷百里在我身侧，与我同喜忧共悲欢，如此可好？」

他收紧了手中铁链，狠厉地要将我锁进他血肉里去。

「李明月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」他贴在我耳边如恶鬼一样幽幽叹息，带来阴风阵阵，激起一阵战栗。

我用力抱紧了他。

「我活在地狱里，便想拉着你一起沉沦，可你不愿，所以我许你自由，给你想要的一切，为何你还不满足，偏偏又回来招惹我？」

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放手了，哪怕你日后反悔，哪怕你恨我入骨，这修罗地狱，再不会让你离开，这辈子，我们誓要纠缠不休。」

我笑的花枝乱颤，在他犹不敢相信的目光中，将他的头发与我的头发打了个死结。

「你瞧，求之不得，乐意之至。」

13、

苏暮白一回宫，便看见我和苏二在御花园打情骂俏。

苏二朝我膝行两步，我一脚踹翻他，用脚尖抬起他下巴，他忙将我的脚握在怀里。

「陛下真是好兴致，与我二弟情谊正好，怕是早已忘了暮白。」他摆出高位者的姿态，苏二不得不让位与他。

「见过兄长。」

苏暮白抬手虚扶了一把苏二，二人面上兄友弟恭，一派和乐，笑里却是藏刀，话里话外交锋不下数十回。

刀光剑影，暗流涌动。

绕老绕去三句话不离我身上。

但火上浇油才更有意思。

「行了，你们也别谦让了，一个是皇夫，一个是孤孩子的父亲，对孤而言，你们不分上下。」

苏暮白探究的视线落在我腰上，眼神有些暧昧不清，「陛下说的极是，二弟年纪小，若有冲撞的地方，还请陛下多担待一些。」

好一个名护暗贬的好兄长。

「这外面日头大，陛下还是早早回屋的好，以免动了胎气。」见争不过他兄长，苏二索性把我支走。

「子染这么一说，孤倒真有些乏了，你们先退下吧，晚上还要为暮白接风洗尘。」

苏二先行离去，苏暮白迟迟未动。

「苏卿有事要说？」

「陛下，」他略略一俯身，抚上我小腹，「你违背了我们当初的约定。」

我大方一笑，「可子染的孩子也是你苏家的血脉，再说，这孩子非嫡只长，苏卿又有何担心的呢？」

「但他终究不是我的孩子。」他收回手，从袖中取出一枚簪子插入我发间，「江南现下时兴这个，我想你戴一定会很好看。」

「多谢苏卿。」我拔下来拿在手里，是一只展翅欲飞的云雀，
「苏卿的眼光果然是极好的。」

想来，婉娘那里也有一枚。

「陛下喜欢就好。」

一时再无人说话，我也不催促，只等他开口。

「陛下，一连阔别几月，你便没什么要对我说的？」他复又将簪子插了上去，与我贴的极尽。

「苏卿辛苦了，孤已命人将晚宴大肆操办，定要你风风光光。」

他却凉薄地勾起嘴角嘲弄。

「陛下果然是没有心的。」

闻言，我不由地凝神细看他，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，上次听见还是在他奉旨离京之时。

四目相对，他的眼里暗如深渊，似乎蛰伏着吃人的野兽。

那是一种势在必得。

「暮白告退。」趁我一愣神，他已施施然离去了。

待人走后，身后一直默不作声的小太监突然动了，他掐着我的下巴如毒蛇一样附上来，「月儿，我吃味了。」

「那我把自己送给你解馋好不好？」我攀上他脖子，往他怀里一窝。

他伸手夺过我头上的簪子，手上一用力，簪子应声而断。

我捂着嘴吃吃笑开。

殷百里身上有很多伤，多是陈年旧伤，只有一道新伤——心口处铜钱大小的箭伤，尤为明显。

我问他，那些鞭伤和烫伤怎么来的，尤其是下身，几乎密密麻麻地数不清。

他手上的动作猛然一重，咬着我的耳朵道，「月儿，不要问，求你不要问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」

我不轻不重地揉捏着，试探地问，「是汪徵做的吗？我待会便下旨，将他拉出来鞭尸。」

「鞭尸？」他笑得阴森如厉鬼，「那杂碎一早便被我扔去喂狗了，连灰都没留下，哪里来的尸体。」

我摸着 he 心口的那道箭伤，想说点宽慰的话，他突然捂住我的眼睛，「月儿，咱们来玩点新花样如何？」

我下意识想拒绝，但转念一想，忽然计上心来，「好啊，不过你得听我的。」

先前太医院开了祛疤和养肤的药，我要给他上药，偏他不让我看。

好说歹说，他才许我上手。

我让他蒙上眼睛，躺好不许动，趁其不备，除其布衣。

俯首甘为君尝露。

犹带温热水汽的丁香，打着旋儿在寂静的山谷里游荡，此处有巨石耸立，有沟壑纵横，丁香旋转、跳跃，轻柔地扫过其间，间或带起水色潋潋。

他被惊住，一下扯开布条，按住我的脑袋，眸色逐渐加深。

或许这一幕太过春色无边，他竟然动了。

似乎一切该水到渠成。

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，他恼恨地背对我不说话。

我只好柔声细语哄他，这才第一次，哪有这么快好起来，太医都说了，得慢慢来。

自那以后，他似乎尤爱咬我双唇，眼底的兴奋藏也藏不住。

14、

即便我的后宫中只有两个男人，照样是斗的风生水起。明日你宫里死了个太监，后日他宫里少了个宫女。

我在中间煽风点火，甚至向苏二暗示，立腹中孩儿为太子（女）。

当初苏暮白抢了他皇夫之位，如今这太子（女）之位怎能还让苏暮白拿走。

苏二倒真信了我的挑拨，行事再无所顾忌。

如此一来，苏暮白被绊住了手脚，没了功夫在我身边时刻探寻。

不过，他却刻意造出一副帝后情深的模样，而我也乐得配合。

但回头，殷百里会变着花样折腾我，每每这个时候，我又后悔不已。

京师三大营，以五军营兵力最壮，乃是京营卫戍的主力。而苏相一党之所以有恃无恐，正是因五军营统帅是他们的人。

我问殷百里该如何是好，彼时他正替我批阅折子，只懒懒一掀眼皮，吐出几个无温的字来，「杀了便是。」

我叹息扶额，「没有证据，贸然斩首只会给苏相留下把柄，引起群臣激愤，难堵天下悠悠之口。」

「难道我殷百里杀人还需要理由？」

是夜，一队锦衣卫乔装夜行，奔出皇城，五军营统帅死于非命。

次日，朝堂上几乎吵成了一锅粥，苏相力主查明真相，找出凶手。

我以胎气不稳为由，命大理寺全权查办此案，大理寺卿乃我一路提拔，自然是查不到任何线索。

这厢我和殷百里暗中部署，那边苏相他们摩拳擦掌，且苏家兄弟斗法正激烈。

所有人都在等待某个时机。

假孕六月，我以身体不便为由，将朝政交于皇夫苏暮白打理，令苏相从旁辅佐。

他们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在朝中四处安插自己的人手，只待我「驾崩」之后，他们一呼百应，扶「新帝」登基。

殊不知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

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

苏暮白暗中调换了宫中的人手、换防，渐渐的，我似乎被软禁起来了。

终究是他棋高一着，斗法不过两月，苏二便被人发现与宫女私通，当场捉奸在床。

苏二求见我最后一面。

我去时，他已被折磨的不成人样，握着我的手，求我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，让我小心他父亲和兄长。

他絮絮叨叨说了许多，说从始至终都知道这孩子不过一个工具，一个逼苏家走上绝路的工具，但终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路是他们苏家自己选的，怨不得旁人。

他只求我看在往日情分上，能留下这孩子。

待他彻底没出的气儿了，我替他合上眼睛，命人将他厚葬。

权势的确使人疯狂，为了这至高无上的位置，同胞兄弟乃是亲生子都可痛下杀手。

殷百里一直跟在我身后，一进寝宫，他便抵了上来，语气森凉，「月儿，他死了，你心疼了？」

「没有，」我回抱住他，「只是觉得我们都该好好的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」

「当然会好的，我和月儿怎会不好，」他扒下我肩头最后一件衣裳，咬上来，「我殷百里纵然是修罗恶鬼，便是满天神佛在上，也不能将我收了去，定会 and 月儿长长久久一生。」

「有夫如此，夫复何求。」

15、

锦衣卫磨刀霍霍，神机营蓄势待发，只待我生产那日来临。

苏二死后，许是万事俱备，苏暮白越发春风得意起来。

大抵是想到，这是苏二的唯一骨血，他对我腹中孩儿倒是真心实意的关照。

撇去现下局势不谈，若是坐在一起闲谈，也算得上岁月静好。

他心思缜密，自然是注意到了一直跟在我身后，乔装打扮的殷百里。

于是随口问了句，怎么最近没看到云公公，反而换了个脸生的小太监上来。

我说，司礼监最近有太监私下拉党结派，小云子赶去处理了。

他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一圈殷百里，忽然暧昧一笑，「原来陛下还是念旧情的。」

「此话怎讲？」我故作不解。

「这位小公公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」

「是吗，许是长的太普通了些，看着谁都像。」

他倒了一杯茶给我，意有所指地问，「陛下为何不问问，我想到了谁呢？」

「苏卿若是想说，方才便说了，孤何必故意讨人嫌。」我接过茶，无所谓地笑笑。

他盯着我的表情看了一会，很快便一脸释然道，「是我看岔了，想来那人绝无可能出现在这儿，死人，又怎么会活过来，

陛下您说，是也不是？」

「确实，死而复生，向来无稽之谈。」

「不过这位小公公的身形气质，倒是独一份的像，我从未见过有谁如此相像的，也难怪陛下喜欢，时时带在身边。」

「苏卿多虑了，用着顺手罢了，你若喜欢，孤把他赏你？」我大手一挥，便要下令。

他当然不是真的想要，随即谦逊地谢绝，「陛下所爱，暮白怎敢造次。」

端着架子与他东拉西扯了半天，很快我便以身子困乏为由，将他打发了出去。

他向我告退，我微微颌首，目送人远去。

殷百里从后绕过我，将我抱在膝上，手下深深浅浅地揉捏，「月儿，看来当初你能认出我，也不足为奇。」

我曾告诉他，之所以能认出他，是因为直觉。

俗话说得好，事不过三，一两次尚能用巧合掩盖，可这第三次……

「因为你动情了，你趁着我喝醉，所以放肆了，无人比我更熟悉你动情的模样，当然，」我捧起他的脸，慢慢将手伸进去。

「也无人比你更懂得回应……我的渴望。」

16、

这场紧锣密鼓的大戏，终于到了尾声，是成是败，在此一举。

假孕七月，我「不小心」被冲撞了胎气，喝下宫人端来的「补药」后，两眼一闭便不省人事。

闻讯赶来的苏暮白人等，被小云子拦在了殿外。

小云子将一切安排妥当，我刚被扶进内室，锦衣卫便从暗处望风而动，伺机将稳婆太医一千人等控制。

产房内，身怀口技的锦衣卫各司其职，模仿出难产的动静，以蒙混视听，宫人们端着热水与血水交替进出，吊命的药一碗碗被送入室内。

外面的人耳听目闻，只觉得十分惨烈。

仅一墙之隔，另一间房内，我与殷百里在审问这些人。

曾多次见过他审问犯人，我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窝着，看他三言两语便撬开了那些人的嘴。

招供记录，签字画押。

随后，我「驾崩」了，苏暮白又是演的好一手帝后情深。

他意欲将稳婆等人灭口，以绝后患，可惜其心腹手下乃我影卫中之精良。

牢里找来的死尸，被放进金丝楠木打造的上好棺材里，待停灵后，便可下葬。

宫外找来的婴孩，被金锦绣成的襁褓裹住，作为女帝唯一子嗣，在金銮殿上呼呼大睡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很快有人请立新帝，苏相等人自是喜闻乐见。

偏偏这时，我死而复生。

锦衣卫和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大殿，将众人团团围住，长枪短刃，齐齐对准苏相等人。

快要临盆的婉娘，被带上大殿，我安插在苏相一党中的棋子，趁机临阵倒戈。

一切已不用多言，苏相等人以谋逆论处，秋后问斩。

苏暮白不愿束手就擒，竟鼓动手下武将背水一战，奋起一搏，杀了我拥他为帝，诸位皆有从龙之功。

场面愈加混乱起来。

有将士夺过锦衣卫手里的刀，突破重重包围，向我袭来。

忽然，一道黑影从我身后窜出，似鬼魅一般幽幽。

殷百里手起刀落，那些试图反抗的武将，一一被他斩杀，血色弧度从空中划过，落了一地。

鲜血喷在他妖冶阴鸷的脸上，偶尔有两滴洒落在身，又隐于他玄色锦袍上。

活生生一个玉面修罗。

甚至有人惊地当场丢下武器，跪伏在地，止不住战栗道，「九，九千岁。」

这是一场压倒性的围猎。

.....

苏暮白像条丧家之犬一样，被锦衣卫压着跪在下首，却朝我凄惨一笑。

「陛下，原来你竟是有心的，却是铁石心肠罢了。」

我冷冷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

待风波平息后，宫人们洗去玉阶上的鲜血，风一吹，便干了。

谁能想到，这里曾有过惨烈和血腥。

整个朝堂开始被大肆清洗，一时之间，文武百官风声鹤唳，生怕哪日被锦衣卫敲开家门，以谋逆同党论处。

是啊，多么好的时机，换掉我不需要的人，再换上我需要的。

我论功行赏，将我看重的人，一一提拔上来，填补空缺出的官位。

我开恩科，令下辖各府举荐人才，凡举荐有功者，官升一级。

最令人瞩目的还属一道旨意。

殷云开，乃殷百里族弟，此次抓获奸人，全赖其一人之功，官拜大都督，赐住九千岁府。

有疑心者上奏谏言，可我将折子一律打回。

我这般明目张胆地护着，加之殷百里曾经的铁血手腕，谁还敢多说一句呢。

慢慢的，我要让殷百里彻底回来。

17、

小云子禀告我，苏暮白想见我。

诏狱。

苏暮白一身囚服，蓬头垢面，躺在一堆腐烂的干草上，再也不复原来世家贵公子的模样。

殷百里下了狠手折磨他，当初为了不使我与苏相的同盟破裂，殷百里并未对他下手。

现下今时不同往日，自然是新仇旧恨一起算。

我屏退周围，许他单独谈谈。

他靠在墙上，曲起一条腿，下身鲜血淋漓，气若游丝地开口，「陛下是恨我的罢？」

「何出此言？」我漫不经心抚着手上的镯子，淡淡发问。

这是前些日子殷百里送我的。

「恨我当年拒婚，如若我不拒婚，陛下或许不会三嫁三寡，被逼和亲，无奈爬上殷百里的床。」

我冷笑一声，并不想正面回应，「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，有得必有失，如今我坐拥天下，失去的那些又算得了什么。」

「是啊，成王败寇，陛下如今得到一切，足以弥补那些曾经的求不得……可有些人为了这求不得，孤注一掷，铤而走险，最后却输到一无所有。」

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」我走近了两步。

他苦笑一声，叹息道。

「陛下，你可知，当年拒婚并非我本愿，那时先太子还未被废，他为你千挑万选，选了我作为你未来夫婿，我心里自然是欢喜的，上元节灯火中的惊鸿一瞥，佳人常在我心。」

「但我父亲从来暗中支持二皇子登位，因此便只是有缘无分。」

「后来，你与我父亲结成同盟，意欲铲除殷百里，我忽然觉得这或许是上天垂怜，允我一次念想，为此，我不惜让婉娘小

产，亲手杀了她腹中孩儿，抢走二弟的皇夫之位，大婚那日，我满心欢喜，想要与你共执手到白头。」

「可我后来发现，你对我是千般万般的厌恶，我捂不热你的铁石心肠，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心。父亲计划狸猫换太子，我没有拒绝，二弟一心要阻挠我们，我不留情面，只因我想将你偷偷藏起来，和孩子一起养起来，只藏给我一个人见。」

我摘下镯子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「说的这般情深意切，是想我心软放你一马？可惜，我的心只一丁点大，一两个已是人满为患。」

「不，李明月，你没有心！」他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出了眼泪。

「殷百里给你当狗那么多年，也不见你对他有半分怜悯。」

情绪一激动，他不得不捂着胸口，断断续续地咳着，咳地满面通红，好像随时便要死了。

「当年的夺位之争多么惨烈，明明二皇子胜算最大，谁能想到竟是你一个寡妇登位。」

「那时你走投无路，突然得知是殷百里杀了你那三个不成器的夫君，心里定是高兴极了吧，迫不及待地爬上他的床，将自己卖给了他。」

我继续把玩着手里的镯子，没什么反应地听他往下说。

「可你以为你是如何知晓的，他殷百里做的那般隐秘，若非我一直以来暗中关注你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命人查了来回，又怎会

得知真相，又暗中提点于你。」

我将鐏子又套回手上，平静地看着他，但他突然一脸憎恶起来，面目狰狞地对着我。

「偏他殷百里也真是为你豁得出去，逼兆阳郡主去和亲，杀了二皇子，差点将整个皇室屠戮殆尽，甚至是毒杀先帝，他为你坏事做尽，只为了将你干干净净地捧上神坛，供在手心，你看他对你多好啊，一心只想将你护在羽翼之下，什么肮脏臭水全自己扛了，可偏偏他挡了你收归皇权的路，挡了你想要独掌天下的路。」

「因为他挡了你的道，你便想方设法弄死了他。」

「若是只有这样，我还真想赞你一句帝王心术，可他死了，你倒怀念起来了，因为你发现他一死，你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，所有人敬你畏你讨好你，却无人拿整副真心待你，你在朝堂上如履薄冰，无人可用。」

「咳咳，你是多么讨厌一个人待着啊，从前是先太子护着你，后来是殷百里，但你留不住你哥，又弄死了殷百里……我想，当你发现殷百里还活着的时候，怕是要欢喜地疯了，定是铁了心地要将他留下。」

「但你也怕他会变心，会再不似从前那般为你做狗，为了得到一个原原本本的殷百里，你费尽了心机，凡是你有的，对他无有不应，我说的对也不对？」

我把鐏子又摘下来，走过去蹲在他面前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
「李明月，你谁都不信，你只信你自己，同样的，你也只爱你自……」

「自以为是的东西！」我打开锡子，取出毒针，猛地扎在他颈侧，笑意盈盈道。

「我爱不爱他又何妨，你觉得他在乎这个吗？只要我肯留他在身边，允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允他共白首，这便是对他最好的赏赐和喜爱，他便再也离不开我。」

很快，他七窍流出黑血来，目光涣散地看着我，表情却是嘲讽极了。

「是啊，还好他殷百里一心想给你做狗，舔在你身后，否则他岂不是真的要变成个活死人，永不见天日。」

我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，不无赞许道。

「倘若我们非敌是友，想来苏卿将会是我最倚仗的臣子，你说得对极了，如若他一心要走，不肯留下，我会命人挑断他的手脚筋，弄瞎他的双眼，将他日日夜夜锁在椒房殿内，只供我一人独享。」

他只剩下最后一口出的气儿了，双目充血地瞪着我，费劲力气张开嘴，却又是一股黑血流出。

「李明月，你谁都不爱，你只爱你自己。」

我只回他一个温柔似水的笑。

话落，他猛然抽搐两下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再说不出任何话来。

我拍拍手，起身盯着脚下早已凉透的尸体，小云子低着头悄声而入。

「找个风水宝地葬了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走出镇抚司大门，屋外阳光正好，清风徐来，街上熙熙攘攘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人人皆有所归。

这红尘烟火，驱散了身上的些许寒意。

有人一身红衣烈烈，负手而立，在阶下等我。

一眼万年。

我奔进他怀中，用力抱住他。

「百里，我们成亲吧。」

18、

阳春三月，春暖花开，草长莺飞。

今日是女帝迎娶大都督为皇夫的日子，文武百官休沐七日。

祭祖，告太庙，行大婚之礼，修百年同好。

太和殿前一百零八道台阶，我身披帝王冠冕，执起殷百里的
手，踏上第一层台阶。

往事如烟，浮云般掠过眼前。

十六岁的李明月，只知春闺女儿心事，尚不知未来血泪重重。

十九岁的李明月，抛下所有礼义廉耻，杀死仁义礼信的自己。

二十岁的李明月，踩着累累白骨，踏过尸山血海，登上权力的
至高峰。

二十三岁的李明月，曾拥有一切，也曾失去过最想要的，历经
得与失，她终于将所有东西牢牢攥在手心。

尤其是现在手里的这个。

台下众人高呼声响彻天地，礼炮乐鼓齐鸣，万人恭贺声中，我
攥紧了殷百里的手，与他相视一笑。

这山河万里，这万民所向，盛世之治，你我共享。

（正文完，番外见专栏）

苏暮白的结局挪到了正文里，所以，番外只是殷百里的单独
solo。

专栏文里的车车，全部删干净了，使得全文味道大打折扣，所
以再三请求后，保留了原回答。

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，谢谢！！！！

胭脂扣：夫君自挂东南枝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